

梅林山庄的女主人



〔英〕维多利亚·霍尔特著 林之鹤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梅林山庄的女主人

[英] 维多利亚·霍尔特著 林之鹤译

梅林山庄的女主人

〔英〕维多利亚·霍尔特著

林之鹤 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）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 插页：2 字数：200,000

1986年5月第1版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,100

统一书号：10378·22 定价：1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阴谋与爱情的哥特体小说。贫穷而有良好教养的少女马撒·利受聘担任梅林山庄的家庭女教师，却极其意外地卷进了一场争夺庄园所有权的无声的血战。作为情节小说，此书叙事生动，结构精巧，细针密线，层层设伏，通过一个匠心独运的故事，展示了私有制度下人际关系的本质。

DI86/21

“对于一位处于窘迫境遇中的淑女来说，在她的面前存在着两条路，”我的姨母阿德莱德说过，“一条是择偶完婚，另一条是谋求职位以维持体面。”

火车载着我越过林荫覆盖的山峦，穿过绿草如茵的牧场，这时我正走上第二条路；我思忖着，我之所以这样做，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从来就没有尝试前者的机缘。

当我在旅伴们面前出现的时候，如果要他们不厌其烦地向我投来目光，那是不大可能的。我想象着自己：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女人，年纪二十有四，已过荏苒年华，身穿领口镶有米色花边、护腕处由花边组成一个个小球的美利奴羊毛连衣裙；我所以选用米色，是因为阿德莱德姨母曾对我说过，米色比白色更耐用些。我的黑色披肩在靠近喉部是解开的，因为车厢里很热。用棕色天鹅绒带子系在颌下的棕色天鹅绒女帽，对于象我的妹妹菲利达那样的女性来说是合适的，但戴在象我这样的头上，我总觉得有点儿不相称。我那厚厚的头发呈现出浅铜色，从头顶中缝分开，顺着过长的脸披散开去，在帽子后面形成一个突出的讨厌的结。我的双眸大大的，在某些光线的映衬下呈现出琥珀色，这是我相貌中的最佳部分；不过这双眼睛太惹人注意了——阿德莱德姨母

是这么说的。这意味着它们对于与女性相适应的魅力全不明白。我的鼻子太短，嘴则过宽。事实上，我觉得，似乎没有什么相称的。当我为了将消磨我余生的许多职位四出奔波的时候，对这种旅行我只得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，因为，对我来说谋生是极其必要的，我将永远不会得到两个选择中的前者：出嫁。

我们穿过了萨默塞特^①的绿色的牧场，来到德文^②的荒野和林木覆盖的山峦的深处。有人告诉我要认真记下桥梁建筑的杰作——布鲁内尔先生之桥，它在萨尔塔什那儿跨越塔马河；过了这座桥，我就把英格兰抛在身后，进入康沃尔地区的杜奇。

过桥时，我激动得颇为可笑。这时我可并不是一个爱幻想的女子——也许在以后我发生了变化，不过在梅林山庄稍微滞留便足以使最讲求实际的人沉湎于幻想；因此，我不理解为什么我当时会有这种异乎寻常的激动。

这是可笑的，我自言自语道。梅林山庄可能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，康南·特里梅林本人大概会象他的名字那样富于浪漫色彩，但那将与你毫无关系。你只能局促于仆人所住的地方，或者栖身于顶楼上，做些关照小阿尔文的事情罢了。

这些人取的是多么奇怪的名字啊！我沉思着，目光凝视着窗外。开阔的沼泽地上太阳高悬，然而那石骨嶙峋的灰色小山看上去却是怪骇人的。那些山头宛如木然滞立、全无活力的人们。

①②英国的地名。译者注，下同。

我要去的这一家是科尼什人，科尼什人有自己的独特语言。或许我的名字——马撒·利在他们听起来也是奇特的。马撒！每当听人喊起时，我总是给吓得非同小可。阿德莱德姨母总是这样喊我，可是在家里，我父亲还健在时，他和菲利达从未想到喊我马撒。我一直是叫马蒂的。我情不自禁地感到马蒂比起马撒来是个更加可爱的人。我有些忧愁，也有点害怕，因为我觉得塔马河将会长期地把我与马蒂这个名字分割开来。在我的新职位上，我猜想，要用利小姐这个称呼了；也许带上个小姐，或是，随随便便地直呼利而已。

在阿德莱德姨母的无数朋友中，有一位曾经说起过“康南·特里梅林的困境”，他需要一个合适的人帮助他从中摆脱出来。她必须具有足够的耐心来照料他的女儿，受过充分的教育以便教她学习，并且风度文雅，这样，阿尔文便不致因接近与她身分不合的人而蒙受其害。显而易见，康南·特里梅林需要聘请的人是一位财源枯竭的贤德淑女。姨母确信我符合这一要求。

在我那当过乡村牧师的父亲谢世之后，阿德莱德姨母骤然而至，把我们带到伦敦。她告诉我们，二十岁的马撒和十八岁的菲利达，都一定会有个社交的旺季。菲利达在这个季节临近末尾的时候终于完婚；而我，仍然守着阿德莱德姨母，历时四年，没有婚配。于是，有一天，她给我指出了上述的两条路。

我向窗外瞥了一眼。火车进入普利茅斯车站。旅伴们纷纷下了车，可我还是端坐在座位上，注视着月台上的忙碌景象。

就在乘警吹响哨子、火车载着旅客又要起动的時候，车

厢的门打开了，走进一个人来。他面带歉意的微笑望着我，仿佛在暗示要与我同坐在一个分隔间，希望我不必介意，而我却把视线移开了。

在我们离开了普利茅斯、接近大桥的时候，他开了腔：“你喜欢我们这儿的桥吗，噯？”

我转过头来，端详着他。

眼前的男人，三十不到，衣着考究，带有一种乡村绅士的风度。他身穿深蓝色的燕尾服、灰色的裤子；戴的是我们在伦敦称之为“罐式帽”的硬顶礼帽，因为它的形状很象一只罐子。他把帽子放在座位旁边。他的棕黄色的眼睛讥讽地眨着，以致使我感到他有些放荡；他似乎完全了解我一定接受过与陌生男子交谈是不妥当的警告。

我回答道：“是的，的确喜欢。我认为这座桥的技艺是精湛的。”

他微微一笑。这时我们已经越过大桥，进入康沃尔。

他用那棕黄色的眼睛打量着我，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外表有点邋遢。我寻思：他对我感兴趣，是因为此地再无别人值得他注意。我想起来，菲利达曾经说过，因为没有别的女人在场，男人们对我流露出兴趣时，我便应傲然地把他们摆脱开。“把你自已看作是个临时的代用品，”这是菲利达的格言，“那么，你就会成为这样一个代用品。”

“旅途遥远吗？”他又问道。

“我想还有一段短短的路程了。我在利斯克德下车。”

“啊，利斯克德。”他伸开双腿，把目光从我身上转移到他的一双靴子的尖端。“你是从伦敦来的？”他又继续发

问。

“对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你会怀念那个大都市的欢乐的。”

“我曾经在乡下住过，所以我知道自己希望什么。”

“你要在利斯克德呆下去吗？”

我不敢断言我喜欢这种盘问，不过，这时我又想起菲利达的话来：“对于异性你也太生硬了，马蒂。你把他们给吓跑了。”

我决心至少要维持礼貌，于是回答说：“不，不在利斯克德呆下去，我要去海滨一个叫梅林的小村庄。”

“噢。”他沉默了片刻，又一次把注意力转向那双靴子的尖端。

他紧接下来的话使我吃惊不小：“我猜想，象你这样明白事理的年轻姑娘不会相信预感…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？”

“怎么……？”我张口结舌地说，“一个多么离奇的问题！”

“我可以看看你的手掌吗？”

我迟疑了，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他。我能就这样把自己的手伸给一个陌生人看吗，阿德莱德姨妈准会猜想下面就要出现什么不规矩的事了。在这点上我想她可能是对的。毕竟，我是个女人，唯一近在他身边的女人啊。

他微笑地说：“我向你起誓，我的唯一愿望是看看你将来的情况如何。”

“可是我并不相信这一套呀。”

“让我看看好了。”他俯身向前，急速地抓住我的手。他轻轻握住我的手，轻得几乎象没有触到；他出神地瞅着

我的手，头歪向一边。

“噢，”他开始说道，“你已经到了一生中的转折关头，就要进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界，那儿的一切与你过去所了解的大不一样。你必须谨慎……要极其谨慎。”

我冷冷地一笑：“你看我是在旅行。如果我对你说我是去探亲，不太可能进入你所说的那个陌生的新世界，你又将如何解释呢？”

“我要说你不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姑娘。”他的微笑带着顽皮的意味。我不禁对他产生了一点好感，觉得他尽管有些随随便便，但却是个乐天派。与他在一道，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被他的乐天性格所感染了。“不，”他接着说，“你是在走向新生活、新职位。准没错儿。在这以前，你在乡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、以后你到了城市。”

“我认为，在我的话中已经暗示了这一点。”

“你不必暗示这一点。不过，象这样的场合，这不是与我们利害攸关的过去，对吗？这是将来。”

“那么，将来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你是去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家，那里充满亡灵。你将要在那个家里谨慎行事，呃……小姐……”

他等待我接过头话，但我并没有回答他，于是他又继续说道：“你得自谋生计。我见到那里有个孩子和一个男人……也许那人是孩子的爸爸。他们为幽灵所环绕。那儿还有另外一个人……不过也许她已经不在人世了。”

他的话语与其说不时使我困扰，倒不如说其中包含着深沉忧郁的调子。

我猛地抽开手。“瞎扯！”我说。

他没理睬我，双目半闭着。然后又继续说道：“你得照看好小艾丽斯，你的职责将不限于照看她。你一定要当心艾丽斯。”

我感到一阵微微的震颤，这种感觉从脊骨底端开始，仿佛一直蔓延到颈项。这一点，我揣度，就象是使人产生鸡皮疙瘩的感觉。

小艾丽斯！可是她的名字不叫艾丽斯呀，是阿尔文嘛。这使我好一阵困惑不解，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与艾丽斯相近。

这时我感到难受，也有点恼火。那么，我看上去象那个角色罗？难道我竟带上了处于窘境中、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的女人的印记吗？一个家庭女教师！

他在讥笑我吗？他仰靠在车厢的布套上，眼睛依然闭着。我向窗外望去，象是对他和他那荒唐的预言毫无兴趣。

然后他睁开眼，取出手表，带着严肃的神情仔细地看。完全象是这段离奇的对话在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似的。

“再过四分钟，”他轻快地说道，“我们就要到利斯克德站了。让我帮你拎包吧。”

他从行李架上把几只提包取了下来。“马撒·利小姐”几个字清晰地写在标签上，“康沃尔，梅林，梅林山庄。”

他并没有用眼去瞥标签，我感到他对我失去了兴趣。

我们到站时，他下了车，把我的几只提包放在月台上。然后他拎起自己的提包，取下戴在头上的帽子，深深鞠了一躬，便离开了我。

就在我低声道谢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向我走来，喊道：“利小姐！利小姐！你就是利小姐吧？”一

时之间，我忘记了那位旅伴。

我面对着一位乐呵呵的人。他有着满是皱纹的棕色皮肤，一双红棕色的眼睛，身上穿着灯芯绒夹克衫，戴着一顶推到脑后、似乎已被忘记的圆锥形帽子。淡赤黄色的头发从帽子后面露了出来，眉毛和胡子也同样是淡赤黄色。

“喂，小姐，”他说，“那么，我把你认出来了。这些包是你的吗？把它们交给我吧。我和你以及老彻里·皮很快就到家了。”

他拎起我的提包，我跟在他后面，可是他很快就放慢步子，和我并排走了。

“府邸离这里很远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老彻里·皮会按时把我们带到那里的。”他一边回答，一边把我的提包放进双轮弹簧马车上，我从他旁边上了车。

他似乎是个喋喋不休的人，我克制不住自己，想在到达之前，了解一下即将生活在我周围的一些人的情况。

我说：“梅林山庄这个宅第，听起来象是在山上。”

“可不是，它是建在峭壁顶上，面朝着海，花园伸向海边。梅林山庄和威德登山庄象是一对双胞胎。这两座宅子，立在那里，胆子可大啦，也不怕海水冲来把它们卷走。不过，它们倒是建在磐石上。”

“原来有两个宅子，”我说，“我们有近邻罗。”

“说起来，住在威德登山庄的南斯洛克家族在这里已有两百年了。他们离我们有一英里多，中间隔着梅林海湾。两家原来一直是好邻居，直到——”

他停住了，我从旁提醒他说：“直到……？”

“你很快就会听到的。”他回答。

我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寻根究底会有失我的尊严，于是便改变话题。“他们雇用了很多仆人吗？”我问。

“这里有我、塔珀蒂太太和我的女儿——戴茜和基蒂。我们住在马厩上面的房子里。住在府里的有波尔格雷太太、汤姆·波尔格雷以及小吉利。你不要把吉利称作仆人。只是他们收养了她，她被看作是仆人。”

“吉利！”我说，“那可是个不寻常的名字。”

“吉利弗劳尔^①。雷铿·詹尼弗·波尔格雷有点傻气，给她取了这样一个名字。难怪那孩子有这么个样子呢。”

“詹尼弗？是波尔格雷太太？”

“不！詹尼弗是波尔格雷太太的女儿，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，腰身挺细，你可能还没见过象她那样细的腰身哩。她一直不与别人来往，直到有一天她躺在草堆里——可能是在紫罗兰的花堆里，与一个人在一起。于是，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小吉利降生了；至于詹尼弗——一天早上她走进大海去了。我们认为，谁是吉利的爸爸是没有多大疑问的。”

我缄默不语。见我对此缺少兴趣，他感到失望，接着说道：“她并不是头一个。我们晓得，她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杰弗里·南斯洛克无论到哪里，都要留下一串私生子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笑了，侧过脸来望着我。“你不必拘束，小姐。他不可能伤害你。鬼魂不可能伤害一个姑娘哩。关于杰弗里·南斯洛克现在就这些了……只不过是鬼魂罢了。”

^①Jillyflower：意为紫罗兰花。

“那么他也死了。他并没有……跟着詹尼弗投入大海？”

我的问话使塔珀蒂吃吃笑了。“没有。他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死的。你一定听说过那次车祸。那时火车正好开出普利茅斯，出了轨，翻到河岸上。死伤很惨重。杰弗里先生正在火车上，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罗。于是他就完了。”

“嗯，我将碰不到他了，不过我想，我会见到吉利弗劳尔的。仆人就是这些吗？”

“还有几个古怪的小伙子和姑娘——有的在花园里干活，有的在马棚里干活，有的在家里干活。不过现在不象过去了，女主人死后，情况变了。”

“特里梅林先生大概是个非常悲伤的人吧，我想。”

塔珀蒂耸起双肩。

“她死了有多久？”我问。

“我想，大概一年多一点。”

“他刚刚决定需要给阿尔文请个家庭女教师吗？”

“到现在为止，已经请过三个家庭女教师了。你是第四个。她们没有留下来，她们一个也没有留下。布雷小姐和加勒特小姐呢，她们两人说，这儿对她们来说是太清静了。还有个詹森小姐——一个真正的美人，但是她被解雇了。她拿走了并不属于她的东西。怪可惜的，我们都很喜欢她。她似乎把住在梅林山庄看作是一种特权。喜爱古老的房屋是她的癖好，她总是这样对我们说的。呃，看起来，除此以外，她还有别的爱好，所以她离开了。”

我此刻把注意力转向辽阔的原野。已是八月下旬，当我们穿过两旁都有斜坡的车道时，我时而向长着谷物的田地瞥上一眼，地里种着罌粟和海绿，我们不时经过由科尼什灰色

石头建成的村舍，从外观看来，我认为，那是阴森而又孤寂的。

透过山峦的起伏处，我对大海望了一眼，心绪好转了。看来风景的特征变了。岸上的花卉仿佛长得更多；松树的香气我可以闻到；倒挂金钟属在道旁茁壮生长，烂漫的花儿开得比我们教区牧师家花园里所培植的还要繁茂。

我们从一座陡峭的小山那儿离开干道，向着离海更近的低处驰去。我看到我们的马车走在一条盘山道上。在我们面前伸展开去的是令人惊叹不止的美景。笔陡的巉岩拔海而起，屹立在锯齿般的岸边；那里草儿青青，鲜花怒放，我看到海簪和红白缟草，夹杂着浓艳的深紫色的石南属植物。

终于，我们到了府邸。在我看来，它象一座立于峭壁高处的城堡——用花岗岩建成，象这一带我所见到的许多房子那样，只是它十分壮丽、雄伟——所存在了几百年的房子，而且还将继续存在几百年。

“这些土地都属于主人，”塔珀蒂自豪地说，“如果你从海湾望过去，你会看到威德登山庄。”

我真放眼望去，看见了那座房子。象梅林山庄一样，它也用灰色石料建成。不过它各方面都小些，建得也晚。我对此没有多注意，因为我们已经接近梅林山庄了，很明显，这座府邸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。

我们登上高处，两扇结构复杂的铁门横陈在我们面前。

“开门！”塔珀蒂喊道。

大门边有个小门房，房门口坐着一个妇女，正在编织着什么。

“喂，吉利姑娘，”她说，“你去打开门，可怜可怜我

这不中用的腿吧。”

这时我看到了一个坐在老太婆脚边的孩子。她顺从地站起来，来到大门口。这个女孩子相貌不凡，长而平直的头发几乎是白色的，两只眼睛又大又蓝。

“多谢了，吉利姑娘，”当彻里·皮拖着车子欢快地通过大门的时候，塔珀蒂说道，“这是小姐，她来这儿照顾阿尔文小姐。”

我窥视着那一双茫然若失的蓝色眼睛，那双眼睛带着深不可测的神情盯视着我。老太婆走到大门前，塔珀蒂介绍道：“这是索迪太太。”

“你好，”索迪太太说，“我希望你会高兴和我们在一起。”

“谢谢你，”我回答道，勉强把视线从女孩子身上移向老太婆，“我但愿如此。”

“是的，说真的，希望这样。”索迪太太补充了一句。这时她摇摇头，似乎害怕她的愿望多多少少会落空。

我转过脸来看那个女孩子，但是她已不见了。我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，能够想象的唯一可藏躲的地方是在紫阳花丛的后面，我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硕大的紫阳花，花色是深蓝的，一如这天大海的颜色。

“那孩子不爱说话。”当我们走上环形车道时，我谈了自己的看法。

“是的，她说话不多。唱歌她可喜爱哩。她常常一个人走来走去。不过，说话——可不多。”

环形车道大约有半英里长，道路两旁紫阳花争奇斗艳，倒挂金钟属植物点缀其间，透过松树的空隙，我瞥见了大海。这时，我望望这座宅第。房前是一片开阔的草坪，草坪上有

两只雄孔雀翘着尾巴走在一只雌孔雀前头，要开屏时，它们那异常可爱的尾巴便在身后展开来；另外一只栖息在一堵石壁上。两棵又高又直的棕榈树，分立在门廊的两旁。

这座宅第比我从盘山道上看时所想象的要大得多。这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，但是铺展得很广，呈L字形。阳光照射在竖框窗子的玻璃上，我立刻发觉有人正在窥伺我。

塔珀蒂从铺有石子的通道，进入前门廊，我们一到，门就打开了，我看到一位妇人站在那儿。她的灰白的头发上戴了一顶白帽子，身材高大，长着一副鹰钩鼻子；由于她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颐指气使的派头，勿需说明，我就晓得她是波尔格雷太太。

“我猜想，你旅途一定很愉快，利小姐。”她先开了腔。

“对，很愉快，谢谢你。”我告诉她。

“很疲劳，需要休息一下，我敢肯定。跟我进来，到我的房间来喝杯茶。把提包放下来，我让人给你送去。”

我感到如释重负。这个女人驱散了我的恐惧不安心理，我意识到这种心理当我在火车上遇到那个男人的时候便产生了。乔·塔珀蒂那些死亡与自杀的故事自然无助于使这种心理消失。但是波尔格雷太太是一个容不得胡闹的人，我对此是确信无疑的。她似乎讲述了一些带常识性的看法，可能因为旅途劳顿，听了以后我觉得挺满意。

我向她道谢，并说我会很喜欢她的茶，她便领头进了屋子。

我们进到一个大厅，这在过去一定是当作宴会厅使用的。地面用石板铺成，用木柱支撑的屋顶是那么高，以致于我觉得这个大厅的屋顶一定伸展到这座宅第的顶端。大厅里雕梁